

《江南时报》消息：沪上某“高端征婚网”日前有重大行动，称其“派

出一支专业的博士婚姻顾问团队空降南京，欲与10名高素质的南京单身美女签订爱情合同，同时为一位李姓80后富豪会员物色婚恋对象”。据称，如果征婚顾问团物色的南京美女被李富豪相中，将有机会获得富豪赠与的100万元现金，用于实现个人梦想或计划；而推荐者也将有机会获得10万元的推荐奖金云云。虽然炒作的意味明显，但闲着也是闲着，关注一下也无所谓。

先说说这个“80后”。我不能装糊涂，说对“80后”一无所知。但是这样用词的确有可能产生歧义。比如中国作协对“80后”作家极度尊重，即便其作品来路不明，也照样虚席以待，就很可能让看报一目十行的马大哈误认为这是在敬老。因为若非其人老迈，不堪刑戮，对一个作家组织而言，那种剽窃是不该宽恕的罪过。同样，因为报界炒过八二诺奖老翁迎娶二八佳人的新闻，因此我对此番博士顾问团隆重“空降南京”的重大行动，一不留心，就理解为他们要坚持“男财女貌”的战略思想，为一进入“80后”的老富翁寻找配偶。当然，文明社会，婚恋自由，对此不必置喙(看有些文章为此类事大动肝火，实在没必要)。这个“80后”的确可以指代其他，如诗人邵燕祥为朋友八十华诞的著名祝词，就是一句“我们衷心祝贺张思之先生进入80后”。

再说博士顾问团如何“空降”。有了高速公路，南京距上海不过三小时路程；铁路提速，“动车组”用两小时十七分就跑跑全程。而如果乘飞机从上海到南京，再径直跳伞到南京师范大学一带，虽然我们知道不是真正的空袭，不至于用弹弓迎击，但是博士团如此选择

看博士替富豪选老婆

吴非

何为替富翁找老婆而轻举玉趾，人不测之地？同时我也纳闷：难道我国已经有“婚姻学专业博士点”？教育发达到了这种地步，连寻配偶这样的生活需求都有博士代办，当今之世，谁敢再说我们的教育落后？

报道这则消息的记者称，“在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看到，婚姻顾问团的4名博士轮流给到场的美女大学生们进行了心理、婚恋方面的辅导”，“并推出了他们所代表的征婚网站‘爱情定制’的核心理念：让财富为爱情服务！”——恭喜与会大学生广泛接触社会，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，待价而沽，不

等老大即嫁为商人妇。最后本该说说这笔交易的细则，但是没空了。据说此番派遣博士团到南京征婚的是一名“1981年出生的山东籍千万富翁”，而且是“白手起家”，有过一番“拼搏”的。我看惯诚实劳动，也还算知道一些价值规律，对能迅速发财总是感到不可思议。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“录取方式”，博士团在大学的座谈是“初选”，还有“重点面试”，最后有没有“廷试”“殿试”抑或其他“试”，未得其详。和敝省明年五十万高三毕业生准备高考相比，在有几千万元家财的“80后”青年富翁指挥下的博士团及大学生们的活动是极其轻松愉快的。这可能又充分地证明，“读读读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与“读读读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的未必可靠。

报道中还有许多值得品味的玄机，我懒得说了。连我这个“50后”都看不懂的事物，“40后”“30后”“20后”读者可能也会和我一样糊涂。让我们把这事给忘了吧，炮灯，打呼噜。

既费时也不安全。国家培养一群博士并不容易，博士自身成长也不容易，奈

最后本该说说这笔交易的

报道中还有许多值得品味的玄机，我懒得说了。连我这个“50后”都看不懂的事物，“40后”“30后”“20后”读者可能也会和我一样糊涂。让我们把这事给忘了吧，炮灯，打呼噜。

1938年广州遭到日机狂轰滥炸，我逃难来了已经成为“孤岛”的上海，进雷士德中学念初中。

当时我住在四川中路北京路，离外滩公园很近，每逢星期日，一早就到那里去温书。

一个星期日早晨，我也是这样面对黄浦江，一个人坐在一张长靠椅背上捧着书读，周围很清静。雷士德学校是英国人办的，除了国文和中国地理等，用的都是英文课本，我正在读的数学课本自然也是英文的。我正埋头读着的时候，忽然觉得面前站着一个人，我抬起头来，面前的确站着一个人，一位外国老人。他个子瘦小，头发花白，大约六十来岁，对着我笑。我连忙站起来，用英语说了声“您早”，而且按学校老师教的，对老师和长辈说话，后面要带个sir字。

这位外国老人让我坐下，自己依然站着。他一定是看到我在读英文书，所以跟我攀谈起来了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在学

习啊？”我说是的，明天要测验了。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把书给他看看。我把书递给他，他把我打开的书页看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那么我先测验你一下好吗？”

我说好的。他随即问了我一个问题：两点之间的距离，什么最短。我马上背书上的话：两点之间的距离，直线最短。

他一下子高兴得什么似的：“回答得不错！”他把书还给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你很用功，好好学习吧，祝你明天测验有好成绩。我不打搅你了。”他跟我握手，我们说了再见，当然，我没忘记在句子后面加上一个sir字。

我转脸看他渐渐远去的身影——一位慈祥的老

人。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位犹太老人。那时候外滩这一带不会遇到英美人，却常看到犹太人，他们在德国受到法西斯迫害，逃难到了上海。我还记得南京路中央商场弄堂口有一个报摊，卖报的是一位犹太姑娘，长得真是漂亮，可是衣服破旧，像个要饭的，看了叫人难过。这位老人说的英语并不地道，衣服虽然整洁，但也很旧，看他对课本那么熟悉，对学生那么感兴趣，我想他原先大概是一位老教师。我

定勾起了他的回忆，让他回想起往日执教的日子，怀念他那些在远方的学生。

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我才十几岁，而如今已经八十多岁，可我一直忘不了他热情慈爱的面容，以及他跟踉跄跄地远去的背影。

我们这批10个上海青年，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。轮船在长江里航行了一夜，天亮的时候到达江阴的石牌，来到“江抗”司令部。我被分配到“新江抗”二支队。支队长是陈挺，连长叶诚忠，他们都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，指导员是葛平同志。

有一次半夜里派我在村外放哨，因为是雨天，哨位离开村庄更远处。我正在警惕地向四周张望，见班长王三喜从远处匆匆走来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快！回去吃饭，要出发打仗了！”我心里一急，在泥泞的田埂上跌跌撞撞地回到连里，匆匆吃好饭，赶到集合的场地，见支队长陈挺已经开始动员了：“同志们！战斗就要打响了，雨天行军作战，希望同志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。要勇敢战斗，消灭

敌人。”我检查自己的行装，从近视镜里向四外望去，觉得四野都是模模糊糊，白茫茫一片，只有雨滴的声音能清晰地听到。我下定决心，今晚要紧跟部队不能掉队。行军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每个人的手臂上扎了一条白毛巾，作为联络识别的记号。前面的同志不断地喊“跟上！跟上！”后面又在不断地督促“快走！快走！”，走在一尺宽的田

埂上，好像浇上一层油那样滑溜。一步一滑，跌倒了站起来，还没有站稳又滑倒下去，急得我不知怎么办好？渐渐地我与前面的部队拉开了距离，在沙沙的雨声中，听到前面的人在远处呼唤，我自作聪明，想斜穿过稻田抄近路，不料一步跨进稻田，扑通一声掉进了灌满水的稻田里，半个身子陷在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去了东北，后来在南阳安家。再见她已是40年以后。她来看我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你的病好了？”几十年了，她还念着。她带来一对黑底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泥水里不能自拔，原来水稻田里种的是水芹菜。幸好副班长就在身后，将枪柄递过来把我拉上岸来，一只回力球鞋掉在泥水里再也找不到，干脆把另一只也去掉，可是光着脚更不习惯，不只是脚痛，还更容易摔倒。我想这下洋相出大了，要耽

秋已深。一阵风吹过，梧桐叶袅袅地坠下来。菊花在冷雨中颤动，水珠顺着枝干滑落，消失在夕阳的阴影下。站在肃杀的庭院里，我的心里充满怅惘——一向淡定从容的菊

菊，竟如此匆匆地化作冰冷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们正年轻。一天，杨菊珍推来一辆自行车。我一看，车破得不成样子，踏脚只剩下一块。这种车，怎么骑？她把我扶上车说：“你不是想学车？不见得有人肯借新车给你骑吧？”我一坐上去，车就东倒西歪，我吓得大叫，她一面朝前推，一面不停地喊：“坐正！眼睛看前面。”我一遍遍地试，一次次地摔。学了好几天，我摔得鼻青脸肿，她跑得瘦了一圈，我还是没有学会。我没了耐心，任她怎么劝，再不肯学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算了，我来驮你吧。”高中那几年，我坐在她的车后，去孟家巷，去大场，去过她在彭浦的家。我没学会骑车，倒成了跳车高手。一直想问她，驮我累不？永远没答案了。

菊珍是农民的女儿，因为家贫，她一直走读，直到高三才住读，与我在同一宿舍。室友们常常带来零食，但只有菊珍的东西大家都要抢了吃，那是自制的胡萝卜干：小小的、软软的、韧韧的，不知有多么好吃！夜晚，我们靠在板床上，摇着双腿，聊着心事，红红的唇含着粉粉的胡萝卜干，少女的美梦随着甜甜的香味留在花样年华中。后来，吃过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却从未再有令人牵挂的小吃！一直想知道，是怎么做的？竟从未问过。如今，无人可问了。